

高天厚土

柱子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高天厚土

柱子
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天厚土/柱子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228-18123-0

I. ①高… II. ①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8971号

责任编辑/陈 漠

整体设计/王 洋

责任校对/乌云高娃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
邮 编 830001
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乌鲁木齐大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开
印 张 28.5印张
字 数 520千字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-10 000册
定 价 69.00元

目 录

引 子	001
第一章 在霍牧	002
第二章 患难草原	049
第三章 好好活下去	109
第四章 生死相托	171
第五章 厄运就跟影子似的	239
第六章 把恩德记住 把仇怨忘掉	303
第七章 因为我爱她	357
第八章 情定霍牧	409

引子

很久以前，草原上有一个善良、诚实而勇敢的小伙子，牧人们十分喜欢他。

生性吝啬的山神也很喜欢这个小伙子，并慷慨地赐予小伙子一个神奇的本领，使他能够与鸟类自如地交流。同时与小伙子约法三章，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。如果违约，小伙子将变成一块石头。

小伙子高兴极了，因为他有了更多的朋友。

有一天，小伙子出去放羊，听见一群山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。他走过去仔细一听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山雀们正相互转告着一个可怕的消息：草原就要发大水了。

天哪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小伙子顿时陷入两难境地。不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乡亲们，他们就会被无情的洪水卷走，草原必将面临一场灭顶之灾；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乡亲们吧，从此以后，自己将变成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隐约都能听见洪水的咆哮声了。小伙子没再犹豫，毅然爬上大树，高声喊起来：“要发水了，要发大水了！乡亲们，快逃命吧！”

听到小伙子的呼喊声，牧民们含着眼泪，赶着牛羊离开了家园。他们刚爬上大山，铺天盖地的洪水就呼啸而来。

牧民们幸免于难，不知姓名的小伙子却变成了一块巨石。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草原人民的平安与吉祥。

寒来暑往，岁月更替，草原子民们世代咏唱着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

第一章 在霍牧

1

在荒无人烟的准噶尔盆地边缘，一辆超载的解放牌卡车，沿着准噶尔盆地的戈壁荒漠，哼哼唧唧地一路向北驶来。烟尘如一条巨大尾翼，在卡车尾部不断延伸，不断膨胀……

正是酷暑时节，连迎面吹来的风都热辣辣地呛嗓子。没有一片云彩的天空，显得那么高深莫测。烈日烘烤下的干涸戈壁，在垂死中苟延残喘。

篷布盖得严严实实的车顶上，坐着几个蔫头耷脑的乘客，你已无法分辨出他们的模样和衣服的颜色。随着车身剧烈的颠簸，他们一个个东倒西歪，活像一群失去行为能力的醉汉。

一个酒瓶在人们手中传递着，酒瓶传到谁的手里，谁就咂上一口，接着又传到下一个人手中。没有客套，没有辞令，互不相识的人们，似乎都是相交已久的朋友。

在卡车尾部的缝隙里，蜷缩着一个面颊瘦削、头发过长的年轻人。只见他表情呆滞，双眼紧闭，眼镜上布满厚厚一层浮土。年轻人一只手抱着一个柳条箱，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拽住缆绳。对于肢体上的这种折磨，他似乎已经浑然不觉了！或者说，对于这种折磨，他心里还有一丝隐隐的快感。

.....

“哐”的一声巨响，房门被踹开，一群胳膊上戴着红袖章、满脸激愤的青年人冲进门来，他们挥动着手里的家伙，对准木架上码得齐齐整整的动植物标本瓶，噼里啪啦就是一顿乱砸。

井井有条的实验室，顷刻之间变成了污水横流、废物遍地的垃圾场。正在清洗器皿的年轻人从里屋跑出来。看到眼前一片狼藉，从地下捡起断成几节的山参标

本,痛心疾首地大声叫喊起来:“你们这是在犯罪,犯罪知道吗?”

一个虎头虎脑的,着一身草绿军装,脑袋后面扎着两个短髻鬟的姑娘走上前来,端正一下腰间的军用皮带,从年轻人手里拿着的老山参上扯下一根胡须,随手叼在嘴角,瞪着大眼睛说:“犯罪?天哪!可别吓着我,本姑娘天生就胆小。”随即,她脸色陡然一转,咬牙切齿地说:“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走卒、修正主义的爪牙,竟敢教训起我们来了!你胆子不小哇。同志们,还愣着干什么,给我把他身上的白大褂扒下来!”

“你们没这个权力!”年轻人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,怒不可遏地与扑上来的几个人扭打起来。

“啪!”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了年轻人脸上,殷红的鲜血霎时从鼻腔里涌了出来。

“没这个权力?哼!你的主子吴清源都被我们打倒了,你一个小喽啰还张狂什么。给我听好了,现在我代表中医院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布,从今儿个往后,不许你再踏进医学大楼一步!你马上去后勤组报到。”姑娘揉揉自己生疼的手掌说。

.....

酒瓶碰了肩胛一下,小伙子一动未动。瓶子执着地又碰了他一下,小伙子微微睁开眼,苦楚地摇摇头。酒瓶迟疑一下,接着传递下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,在一阵欢呼雀跃中,卡车总算停在了一排破败不堪的土屋前。懵懵懂懂之中,小伙子猛地睁开眼,惊恐地打量着眼前的荒芜世界。四周不见一丝绿色,满眼都是石头、沙砾和泛着白碱的土丘。小伙子心里不禁打个问号,这里难道也会有人类生存?

耳边响起一阵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或许是由于条件反射,小伙子爬下车厢,歪歪斜斜地就往沙丘后面跑去。

石槽里的水是用木槽从远处的山崖缝里引过来的,流量虽然不大,但在这大漠荒原上,简直比油还要金贵。

“啧啧啧……喂吧呦(哈萨克语,感叹词),跑那么远干啥,你是女人吗?嘿嘿……”随着嗡嗡作响的话音,一个黑铁塔似的汉子走到他面前,毫无顾忌地解开了宽大的腰带。

小伙子不敢搭理那个汉子,径直向水槽旁走去。就在这个当口,几头牛从山坡上冲下来,把脑袋伸进水槽,喉管里发出“咕咚咕咚”的吞咽声。

等牛群扬长而去,小伙子也迫不及待地伸长脖子,把嘴对在石槽的端口。当清



冽甘甜的泉水流入口中，他立刻有了三伏天喝绿豆汤的爽快。

用苇帘搭成的凉棚下面，几个敞胸露怀的汉子围坐在一张三条腿的木桌旁，正狂呼乱喊地划着拳，成群的苍蝇围在桌面中央放着的羊杂碎上。

“七个巧哇，八匹马呀，满十满载……嘿！把他妈的，今天是背到家了。”顺着后脊梁往下淌汗的汉子端起粗瓷大碗喝干了酒，随手抓起一块肺片，看都没看就塞进嘴里，“咯吱咯吱”地嚼起来。

坐在凉棚角落打盹的胖厨子，见来了一群客人，立刻抖擞起精神，将醒好的面团扯开，在案板上甩得“啪啪”直响，那一身的赘肉也随着上下乱颤：“拉条子，拉条子，准噶尔的拉条子。”

几匹韁着鞍鞴的马挤在墙角的阴影下，一个个紧闭双眼，不停地捌换着沉重的蹄脚，连耳朵都软塌塌地耷拉下去。

其实压根儿也用不着吆喝，到了这个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你别无选择，除非你甘愿忍饥挨饿。管你什么口味呢！反正每人就是一盘拉条子，那盘子的尺寸足有脸盆一般大。

别看厨子满身肥膘，手脚倒是麻利得很，这头抻好的面刚一下锅，那头烧热的炒勺便“哧啦哧啦”地响起来。

大概与当年落难的慈禧喝了一碗白菜豆腐汤后，便觉得人世间的美味全没了滋味一样，饥肠辘辘的小伙子一气儿把“脸盆”打扫干净，似乎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他索性一闭眼，喝了一碗稠糊糊的面汤。

2

吃罢饭，卡车叽叽歪歪地又哼哼一阵，便驶入了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。那路仅能供单车行驶，一圈一圈地往山顶上旋，叫你看不到头，也见不着尾。

绵延起伏的山峦渐渐有了绿色，空气似乎也湿润起来。天空不再高远，仿佛伸手就能摸到似的——再没见过如此纯净的蓝色了，竟没有一丝丝瑕疵。

那个黑塔似的汉子借酒撒起疯来。他双腿跪在麻包上，捶胸顿足地吼叫起来：“……玛依拉，玛依拉，阿拉拉克玛依拉，玛依拉……”

困顿中的小伙子猛然抬起头，那明快流畅的曲调，分明在哪里听到过。

“阿拉拉克玛依拉，玛依拉……”

突然，小伙子眼前一亮，一段美好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……

那还是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一次晚会上,台上的演员唱完一首歌,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之后,台下突然爆发出潮水般经久不息的掌声,莉莉娅激动地摇着他的胳膊说:“真好听,中国的民歌真是太好听了,闭上眼睛听,你会觉得它就像一股清泉。”

小伙子愣了一下,臊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。身为中国人,他竟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。后来他才知道,那是一首流传很广的哈萨克民歌,名字叫《玛依拉》。

在那个满耳充斥着“东风吹,战鼓擂,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……”的狂躁年代,乍一听到这欢快流畅的曲调,不由让人对生活产生一种美好的遐想。

“人们都叫我玛依拉,歌手玛依拉,嗓子好、牙齿白,歌手玛依拉,高兴时唱上一首歌,弹起冬不拉,来往的人们,都坐在呀我的毡房前呀,玛依拉,阿拉拉克玛依拉,玛依拉……”众人沉醉在歌声中,也都纷纷随着唱起来。

卡车盘到了半山腰,天色渐渐阴暗下来。突然,山脊后面“咔啦啦”滚过一串响雷,凉飕飕的雨也凑热闹似的骤然而至。

山里的气候就是这样反复无常,人们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了。搭车的人们并没有慌乱,那个不知转了多少圈的酒瓶还在人们手中传递着,只是瓶子里已经所剩无几。也许是酒精的作用,人们叽里呱啦地说笑起来,有人竟兴致勃勃地将指头塞到嘴角吹起了口哨。

小伙子没见过这个阵势。他龟缩在旮旯里,急忙把外套披在头顶,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。很难说清楚,他是冻得还是吓得。

这条盘山公路是在陡峭的山腰上开凿出来的,远远望过去,它宛如一条长蛇,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。只是由于年久失修,路面坑坑洼洼,没有一处是平整的。站在路边探一下头,你就能看见鹰在脚下盘旋,山脚下的牛羊就跟蚂蚁一般大小。

有一年,一个不知深浅的愣头青上山拉木头,一路上吹嘘自己摆弄方向盘就像摆弄女人一样驾轻就熟,等到了霍牧达坂,望着悬挂于云端的公路,这小子吓得腿肚子直转筋,鼻涕一把泪一把的,愣是连车都发动不着了。无奈之下,他只得苦苦央求过往的司机。可没有哪个愿意搭理他。后来,他狠心拍出了五块钱,才有个醉醺醺的林场伐木工帮他稳稳当当地把车开下了山。

3

雨越下越大,雨点敲打着篷布“叭叭”直响,不大一会儿,人们就都成了落汤鸡。



雨水聚积成势，裹着沙石从山坡里冲下来，顺着山路直泻而下，本来就高低不平的路更加泥泞难行了。

卡车小心翼翼地开始往山下盘。坡陡路滑，负重的卡车哧哧啦啦地一个劲儿往下出溜。长着一脸茅草胡子的司机，双手紧紧地抱住方向盘，两眼瞪得就跟牛卵蛋一样。

蜗牛一样艰难爬行的卡车，突然“咕咚”一声陷进了泥坑，车身随即猛地倾斜向一边。在巨大惯性的作用下，坐在车厢后沿的小伙子，一下就被抛向了空中。绝望之中，他本能地惊叫一声：“妈呀！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铁钳般的大手牢牢钳住了小伙子的胳膊，又稳稳地把他放回原处，整个动作几乎就在眨眼间完成了。慌乱中失落的水壶在崖底发出“咣啷啷”的脆响。

小伙子倒吸一口凉气，半天醒不过神来。望着虎背熊腰的汉子，他只是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致谢。

黑脸汉子拍拍小伙子颤抖不止的肩膀，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：“不害怕，你不害怕。”

“我、我……”

“你叫啥名字？哪个地方去？”

惊魂未定的小伙子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叫郭明达，到霍牧医院去。”

“啥？郭……国民党，你的名字叫国民党？哈哈……”黑汉子觉得这个名字好生奇怪，不禁大笑起来。那笑声轰隆隆地从喉咙里滚出来，跟刚才的雷声也差不到哪里去。

“你妈也真是的，给你起个啥名字不好，非要叫个国民党。”同行的老汉也附和着说。

郭明达赶忙解释：“你们搞错了，是郭……就是左边一个享福的享，右边一个耳朵的郭，不是国民党。”

“啥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我看都差尿不多。”黑汉子让郭明达绕晕了，他才弄不明白汉语那些个偏旁部首的东西呢。

“大哥，谢谢你！要不是您，我这会儿恐怕……”那个叫郭明达的小伙子，本想表达一下谢意，但牙齿一个劲地磕碰，他竟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。

“哎呀，不说了，尕尕的事情嘛！”黑汉子打断郭明达的话，伸出小拇指比画一下，

顺手掂过酒瓶说：“来！国民党，喝一点儿你就不冷了。”

“我、我，喝？不。”郭明达连连摇头，却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再拒绝人家，似乎就有点不近情理了。

“哎！我给你说，国民党，酒这个东西吗，一等的好东西，男人喝了嘛——力量，女人喝了嘛——漂亮，男的女的都喝的话嘛——较量。哈哈……我说的这个意思，你明白不明白？”

郭明达不好意思地摇摇头。

汉子冲郭明达飞快地挤一挤眼睛，将两个大拇指往一块儿碰几下说：“这个意思，你明白了没有？”

郭明达眨几下眼，还是摇头，他的憨态招致一车的坏笑。

“喝一点嘛，你就明白了。”汉子索性将瓶口对到郭明达嘴边。郭明达无法推辞，只好浅浅地抿了一口。黑汉子显然不大满意，就像是在做示范动作，仰起脖子跟喝水似的，“咕咚咕咚”喝干瓶底子，然后用厚大的手掌一抹嘴唇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的名字吗，阿斯哈尔·阿哈买提，霍牧的人都知道。”或许是酒精的作用，汉子黧黑的脸上神采飞扬。

雨不知什么时候就停了，晚霞血一样殷红。疲惫的卡车终于摸下了达坂。

来到一个岔路口，阿斯哈尔拍拍郭明达的肩膀，说：“喂！国民党，霍牧到了，你该下车了。”

“噢！霍牧，霍牧。”郭明达嘴里默念着这个空洞洞的字眼，心陡然一沉，如同坠入无底深渊。

阿斯哈尔跳下车，把郭明达从车上抱下来，跟逗孩子似的，把他在怀里颠两下，说：“国民党，我送马料去。到了霍牧嘛，你就说我阿斯哈尔的朋友，一点麻达（新疆俗语，困难）没有。”

“喂！姓郭的，拿着，这是你的介绍信。到了霍牧，把它交给医院的院长。”司机说着，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随手扔出窗外，然后一松刹车，卡车便顺着山坡“吱吱扭扭”地溜了下去。

郭明达弯腰从地上拾起那个皱皱巴巴的信封，冲阿斯哈尔招招手，心里油然而产生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也许是漂泊异乡的孤独，让他头一回与这个汉子相识，就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。

天黑下来了，前头出现几处昏黄的亮光。郭明达问一同下车的老汉：“大爷，前

面就是霍牧了吧？”

“噫！翻过前面的达坂才是霍牧呢。我说小伙子，黑灯瞎火的，路又不好走，你不如跟我到林场转运站将就一晚上，明天一早再去。”

“那……住一晚上得多少钱？”

“嗨！跟着我去，你用不着掏钱。”

“那、那就给您添麻烦了。”郭明达提着行李，跟在老汉后头，沿一条模模糊糊的山路，探着脚尖往前挪动。

四周是一片低矮的房屋、木栅栏围成的牲畜圈棚。草垛在屋顶上高高耸起，像一座座阴森恐怖的城堡。慵懒的狗吠声从各处传来，在这迷茫的夜里，给人一种慰藉。

经历长达半个月的周折，郭明达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

前路茫茫，他不知道要在这个鬼地方待多久，或许有一天把骨头埋在这里，也是说不准的事——他不由得想到了自己悲惨的归宿。

一同来疆劳动改造的一群人，不知都下放到了什么地方。那个管分配的工宣队长，大概是看郭明达年纪尚轻，身子骨还算结实，大笔一挥，就把他发配到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方。

4

体格壮硕的牧羊犬趴在帐篷前，脑袋搁在平伸出去的前爪上，看似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，可是那双滴溜溜乱转的眼睛，却始终盯住空中飞行的猎物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也许知道自己年岁大了，腿脚没以前那么利索了，它把出击的地点选在了坡顶，以便借助居高临下的优势，出其不意地扑向对手。

灰褐色的山鹰像一只纸鸢飘浮在半空，它不紧不慢地扇动着宽大的翅膀，悠闲地好似在空中漫步。山鹰正琢磨着晚餐该吃点儿什么呢，压根儿就没把老态龙钟的对手放在眼里。

时间一长，老狗有些伸不住了，迷迷糊糊地直打瞌睡。山鹰瞅准时机，猛然把翅膀一收，“嗖”的一声倒栽下来，尖利的爪子准确地钳住一块晾晒在茈茈草席上的奶酪。老狗尽管反应奇快，但还是慢了半拍，等它“哈哈”地喷着白沫，猛扑过去的时候，山鹰一侧身子，轻轻一拍翅膀，旋风一般扶摇而上，飞到崖顶巢穴前的巨石上，惬意地享受起松软的美味来。

“挨刀的,这个挨刀的,你也知道吃现成的呀。”库尔逊老妈妈嘴里叨唠着,直起佝偻的腰脊,拄着拐杖缓缓地向沟口走去。牧羊犬赶紧跑过来致歉,“呼呼”地摆动着尾巴,在老主人的裙摆上蹭来蹭去。老太太用拐杖点点老狗的脑袋说:“认命吧,老东西,你干不了那活了,你看我现在除了吃就是睡,嘿嘿……走,跟我看看去。这都这时候了,怎么还不见个人影!”老太太用手掌遮住刺眼的阳光,眯起眼睛向远处张望。

霍牧草原的老老小小都尊称老太太为“塔贴”(哈萨克语,妈妈)。库尔逊塔贴自打出生就从没有离开过霍牧。她熟悉草原的一切,牧场的地盘有多大,哪条沟里的泉水甜,哪里的草牲畜爱吃,谁家的小子要行割礼,谁家的媳妇手巧,她心里都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。

春天产羔的季节,几百只的一群羊里,她能准确无误地给每一只嗷嗷待哺的羊羔找到妈妈。这事听起来简单,干起来可不那么容易了。刚产下的羔子认不得娘,又都毛茸茸的一个模样。你想啊,哪一头母羊会莫名其妙地去替别人奶孩子呢!你要是给搭配错了,那羊羔还不得饿死呀!

那年月狼多,男人们白天放羊,一回到家,就直挺挺地躺在铺上,吃饱喝足了倒头便睡。而劳累一天的妇女们,还得值夜看护羊群。你说十天八天倒也罢了,成年累月地这么熬,叫谁谁也受不了。塔贴实在撑不住了,就在迷迷糊糊当中,自觉不自觉地“嚯咿嚯咿”地喊叫,这法子灵不灵不好说,反正好歹没出过啥事。

狼那畜生精鬼精鬼的,听见人的声音,一般是不敢靠前的,除非是饿急了或是有意报复。时间长了,塔贴就养成了睡梦中“嚯咿嚯咿”叫喊的习惯。男人起初还懒婆姨懒婆姨地骂,后来,他老人家一蹬腿走了,想叫他骂也听不见声了。久而久之,孩子们也都习以为常了,老太太一日不喊叫,他们还睡不踏实呢!

……

正拿着木勺子“咕咚咕咚”捣酥油的儿媳妇古努尔提醒婆婆一句:“塔贴,石头上凉,您别老坐在那里。生生今天不会来了吧?”

“那不是生生是谁?嘿嘿……我算着他今天就该来了么。”塔贴借助拐杖吃力地站起来,多皱的脸上立时乐开了花。

说话间,一匹汗淋淋的白马就到了跟前。马背上跳下一个身穿墨绿衣服、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伙子。他顾不上擦汗,立刻打开马背上的邮袋,将一封信递给老人:



“信，塔贴。大哥从伊犁寄来的。”

“不急，不急，看把你热的。孩子，给生生盛一碗酸奶过来。”嘴上说是不急，老人的眼睛却粘在手里的信上。

生生“噗”地笑出了声：“我还是先给您念念吧！把您老急出个毛病来，我的罪过可就大了！”

生生一口气喝下一碗酸奶，盘腿坐在塔贴跟前的草地上，嘴里痛痛快快地“啪”一声，这才展开信纸，用流利的哈萨克语念道：“妈妈，您好，近来身子骨还硬朗吧？家里人都好吧？部队最近出去拉练，不方便给您写信，别生儿子的气……”

“瞧瞧，嘴上跟抹了蜜一样，就知道哄我老婆子。念，孩子，你接着念。”

“……上回寄去的钱收到了吧？您老别舍不得花。阿莱长高了吗？如果您没有意见的话，我想把他接回来，伊犁的教学条件毕竟要好一些……”

“我不去，我才不去呢。”一个肩上斜挎着书包的秃头小子，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扑哧扑哧地直冒鼻涕泡。

“没出息的东西，叫你去念书，那是好事！学你爷爷放一辈子羊呀？”嘴上虽是这么说，塔贴心里却割舍不下。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这么大，你以为容易吗！说归说，想归想，毕竟还得为孩子的将来着想。老太太就是再糊涂，也没糊涂到那个分上。

5

塔贴这辈子一共生养过七个孩子，但仅存活两个。两个都是儿子。老大叫叶森别克，当兵去了伊犁，如今是军马场的副场长。叶森别克有了儿子阿莱后，就把小家伙留给妈妈。阿莱一边在马背小学念书，一边帮叔叔料理羊群。老二叫阿斯哈尔，是牧业一队的队长，长得傻大黑粗，膂力过人。

“塔贴，念完了。”生生说。

“噢？这就念完了！后来还说啥了？”塔贴显然是走了神。

“大哥还说，想把您也接到伊犁去享福呢！”生生倒是两不耽误，这头复述着信的内容，那头抽空又喝下去一碗酸奶。

“嘿嘿……金窝窝、银窝窝，不如咱自己的草窝窝。我哪里也不去，那老鬼还在地底下等着我呢！”

生生偷眼看看老太太，含羞带臊地说：“塔贴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说出来，您可不许生气。”兴许是为了堵塔贴的嘴，生生说着从邮袋里捧出一堆花花绿绿的糖果。先剥



出一块,送到塔贴嘴边,说:“这是我的喜糖。塔贴,您尝尝甜不甜?”

还没等塔贴张开嘴,一只脏兮兮的小手,冷不防从身后夺走糖块,哧溜一下就不见了影子。

“哎哟,抢啥?还不都是你的。生生,你刚才说啥?这是谁的喜糖?”塔贴的脸立时耷拉下来。

晓得老人这是生气了,生生拉住塔贴的手,赶忙解释说:“我的库主任哟,您老就别生气了,我这不是给您汇报来了吗!如果不是情况紧急,生生娶啥样的媳妇,还不都得您老人家说了算吗!”

“哼!你爹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话!他的话呀,都叫你小子给说了。你现在是公家人,眼里哪还有我这个老婆子呀!”

“塔贴,您可千万别这么说!就是忘了谁,我也不敢忘了您呀!这么着吧,要杀要剐,您先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。”生生急得抓耳挠腮。

塔贴不再言语。她轻抚着牧狗的脑袋,静候生生的下文。

“不瞒您说,塔贴,媳妇是从河南来的,怀里还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娃娃。前前后后加在一起,我们认识了还不到一个礼拜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?你快说说。”塔贴大感意外。

“一天晚上,送走邮班车,我下班回到家。刚一进院门,模模糊糊地就看见门口放着一个包裹。我走近一看,里头好像还有个啥东西在动弹。打开包裹一看,奶奶哟,吓了我一跳……里头是个娃娃!谁家的媳妇这么粗心,能把娃娃都丢了?我这么想着,就喊了一声:这谁家的娃娃?”

“这一喊不要紧,从院子外面跑进来一个披头散发、跟疯子一样的女人。她二话没说,‘扑通’一声就跪在我面前,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,大哥呀大哥,你行行好,救救这孩子吧,救救这孩子吧!我哪里见过这种事,就说,妹子,你这是咋了?有话进屋慢慢说。噢!忘了跟您说了,她叫秀秀。后来秀秀一说,我才知道是咋回事。去年,她是被同村的一个男的甜哥哥蜜姐姐地从河南老家哄骗到新疆来的!那个浑蛋说,他在这边有房子又有地,粮食吃不完都喂猪呢!秀秀是家里的老大,下头还有四个妹妹,家里穷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听那个男的这么一说,又有一份像样的彩礼,秀秀她爹就动了心思,想也没想就把闺女许配给了他。来到这边一看,秀秀才知道了上当!那个货货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经人,成天鬼鬼祟祟地也不知在干些啥。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,又大老远地来了,你叫她一个女人又能咋办呢?哭完了闹完了,还

不得凑合着过。谁曾想,就在娃娃满月的当天,来了几个公安,七手八脚地就把那个货给捆走了。后来才知道,那个货是个在逃的杀人犯。

“这一下,秀秀可傻眼了!这人生地不熟的,家里是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!秀秀一着急,就想着把娃娃托付给个好人家的,自己另寻出路去——一个人到底好办些!唉!寻思来寻思去,我就说,娃娃留给我可以,可我家也是一双筷子两根光棍,洗呀涮呀的我又弄不来。再说,娃娃还在吃奶,你叫我咋办?秀秀又跪下了,一连磕了几个响头说,那大哥你就把我也留下!中了给你当媳妇,不中了,你就当我是个保姆!俺这一辈子当牛做马,报大哥你的恩德!嘿!一个大姑娘家,大哥大哥地把人的心都叫碎了。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,塔贴你说我能咋办?再一想,爹爹年纪也大了,身边也需要个人照料,我就一口答应下来。你还别说,塔贴,秀秀能干着呢!不但手巧,饭也做得好吃。你看,这鞋就是她纳的。对爹爹也孝顺,洗脚水都端呢!”

“唉!苦命的孩子。那你怎么不把媳妇带来,让塔贴也瞧瞧呢!”老太太的气顺了。

“人长得丑着呢,带不出家门。”看到塔贴的脸上云开日出,生生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“也不看看自己是个啥模样,还嫌人家丑呢。女人嘛,能生孩子会做饭不就行了,又不是墙上挂的画张子。”塔贴用裙角擦擦眼窝,沉默良久,又说:“想不到你小子还真有福气!娶个媳妇不说,嘿嘿……还白捡了一个儿子。好好好,塔贴总算没白疼你。孩子,回去好好过日子,千万别嫌弃人家娘儿俩。恶有恶报善有善报,胡达会保佑你们的。记得哪天把娘儿俩带过来。”

“当然了!她敢不来看婆婆,我打不断她的腿。”

正在一旁挤牛奶的古努尔别过头来笑着说:“哎哟,没看出来,咱生生还那么大脾气呢!”

“嘻嘻……”生生自己倒不好意思了。

“塔贴早就说,等你结婚的时候,把家里的奶牛送你一头。一会儿你干脆就把牛赶回去吧。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要给他多喝一点奶才行。你就是小时候没催起来,所以才长板凳那么高。”

生生的爹爹,就是医院看门的老哑巴。娘死那年,生生才3岁。一身的黄水疮,三根筋挑着个大脑袋,瘦得跟个猫崽子似的。哑巴又不会说个话,这可急坏了当时的妇女主任库尔逊。忙不过来的时候,她索性就把生生驮在马背上,走到哪里就带



到哪里。要说她对待生生,那可真是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上心。外面也有怪话咧,说你一个寡妇,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,把一个汉人的娃娃当宝贝养?塔贴生气地说,都是一条命,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这娃娃病死不成?从此,塔贴又多了一个干儿子。

一头被牛虻撵得无处躲藏的牛犊子,高高翘起尾巴,顺着斜坡直奔小河而去。

古努尔蹲在那里忙着挤牛奶。木桶夹在两腿之间,两只手一上一下飞快地舞动,就像在跳欢快的“黑走马”舞。乳液如一条白线,“吱吱”地流进木桶里。那动作熟练而轻巧,压根儿看不出她已是有孕在身的人了。都说婆媳难和,可这对婆媳却亲如母女。只要一提起这个媳妇,塔贴的嘴总也合不上。人长得白白净净不说,眉宇间还有一颗米粒大的黑痣,银花子说那叫美人痣。其实,模样倒是其次,不当吃又不当喝的,说得过去就行。主要是人勤快,一天到头就没见她闲过。一家老小头上戴的脚上穿的,还不到时候,就早早给你预备好了。人老了话就多,话一多,难免就有个闪失。可轻了重了的,人家从不计较。

夕阳西下,晚霞如虹。树冠上,山顶上,帐篷上,奶牛的乳头上,牧狗的耳朵尖上,甚至连媳妇的手指上,都红红地染了一层。

6

能跑马赶车的大通铺上,赤身裸体地躺了二三十号人。一股刺鼻的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,此起彼伏的鼾声如雷贯耳。

屋门口的木架上高高挂着一盏马灯。蚊虫像跟马灯有仇似的乱冲乱撞,裹着厚厚一层油垢的玻璃灯罩被撞得“砰砰”直响。

借着微弱的亮光,郭明达摸摸索索地总算在旮旯找着一个空铺,将手提箱当成枕头,和衣而卧。刚躺下不久,邻铺的汉子突然翻身坐起来,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。郭明达只听清楚一句:“死了,死了,都他妈死了!哈哈……”说完话,汉子倒头又扯起呼噜来。

汉子一句梦话,倒让郭明达无法入睡了。那个“死”字,像一根刺,深深地一下扎到了心里,叫他喘口气都感觉到疼痛难忍。迷迷糊糊好不容易熬到天亮,郭明达背起行囊,按照老汉所指的方向,匆匆赶往牧场医院。

押送他的两个民兵,本来就骂骂咧咧地不想出这趟苦差。车到屯马镇,一见酒瓶子,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。他俩索性将这个累赘交给了拉草料的司机,代价是喝剩下的半瓶白酒。这年月,往人堆里扔块石头,砸中的十有八九不是“牛鬼”就是“蛇